

敲水蜡烛去

石三夫◎著

如今一想到山粉，
便想到风彰阿爷那夜的眼神，
它穿透了几十年的时空，
至今仍使我怦然心动，
那眼光的份量有几个人能扛得动呢？
抚触着历史冰凉碗沿，
我有些茫然。

世纪文景

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敲水蜡烛去



石三夫◎著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敲水蜡烛去/石三夫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
2013

ISBN 978-7-208-11616-0

I. ①敲… II. ①石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06231 号



出品人 邵 敏

特邀策划 赵健雄

责任编辑 邵 敏

助理编辑 蔡艳菲

封面装帧

Topman
Design



五行人平面艺术设计
TEL: 021-64750887

敲水蜡烛去

石三夫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.5 插页 1 字数 145000

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1616-0/I·1173

定价 25.00 元

序

中国人很早就讲雅俗。《论语》有“雅言”。至于“俗语”，我没好好查过，但两汉的书中，已多了去。

雅俗之别，多以为是上层阶层与市井百姓的区别。在文化层次上固然。然而有一点较少有人提起，那就是：它不仅是书面上的区别，更是声音上的区别。“雅言”是官方通用的，也就是古代的普通话。而“俗语”是百姓说的。写到竹简、丝帛和纸上，已经不是原始的俗语了。

雅言通用，在全国、在全球。而俗语活泼、生动、有力，非雅言所能取代！电影《让子弹飞》非得有川话版。浙江人拍的电视剧《温州一家人》，不用温州话说，没人说他像温州人。中国上古和中古，都以北方为中心。今天的普通话，以元朝形成的北京话为基础，其实搀进了不少更北方来的语言，已有大变，而仍占统治地位。而原来的北方话，为避战乱，逃进南方的深山老林，变成部分的活化石。南方的新百姓，说着古今杂糅的方言，只是不能变成雅言，登堂入室。清朝有用吴语写的长篇小说，终未成气候。

地域文化，最根本的是方言。今日雅言盛行，地域文化的衰亡是趋势。这更促使我们去欣赏残花剩草，于一罅间追想昔日的绝世风华。

我与此种文字的作者三夫君，认识，但也不算很熟。只是我极喜爱他的文字。他是把俗语写进书中去的。将俗语入文，

可表达出生活的原味，也须反复揉熟，以免突兀和硬气，其间分寸，着实难以把握。今日遍观浙地，三夫可以说不作第二人想。他突然得病，尔后辞世，其间我也来不及去看。但是我相信，他这册书是不会辞世的，比起今天得什么什么奖的那类文学，他不会风行，但他会顽强地存活，隔几百年，突然从故纸堆里探出一头，让人家诧异惊艳。

今天来写这个序，真正乃班门弄斧，只是按不下一颗照看寂寞的心。

卢敦基

2013年3月31日

目 录

序 卢敦基

卷一

- 大木狗 · 2
梅洲叔 · 4
小三洞 · 6
龙疙瘩 · 9
石伯兴 · 10
“他妈的” · 12
家安老师 · 14
伯安长子 · 17
伯昌胡度 · 19
相升黄胖 · 21
草头才子 · 23
文生矮子 · 26
怅望寥廓 · 28
马士敏先生 · 32
旧信读如对故人 · 34

卷二

- 故乡的冬 · 38
过年 · 43
十四夜 · 47
二月二 · 51
扼猪草 · 54
钓鱼 · 58
得宝 · 61
撑排 · 64
卖柴 · 68
渔事 · 74
打水糕 · 77
麦作 · 82
苞芦 · 85
山粉 · 87
看电影 · 91

目 录

雅奏 · 94

乘凉 · 96

雨中的儿戏 · 99

难忘溪山一段情 · 103

怀念麻雀 · 106

鹭 · 109

老树 · 111

最后一夜的月色 · 115

青山长在 · 118

重到三十六湾 · 123

黄坛石氏宗谱序 · 126

卷三

不惑之忆 · 130

集外

说通 · 196

记施蛰存先生 · 198

偶过报国寺 · 200

记忆 · 209

重到潘家园 · 213

买书琐记 · 220

林氏世堂 · 224

字条集 · 226

苍岩一瞥 · 232

水帘片记 · 234

王舍清流 · 237

独游张家界 · 240

黄游六记 · 251

后记 赵健雄 · 263

敲水蜡烛去

卷一

大木狗

草头才子

梅洲叔

文生矮子

小三洞

怅望寥廓

龙疙瘩

马士敏先生

石伯兴

旧信读如对故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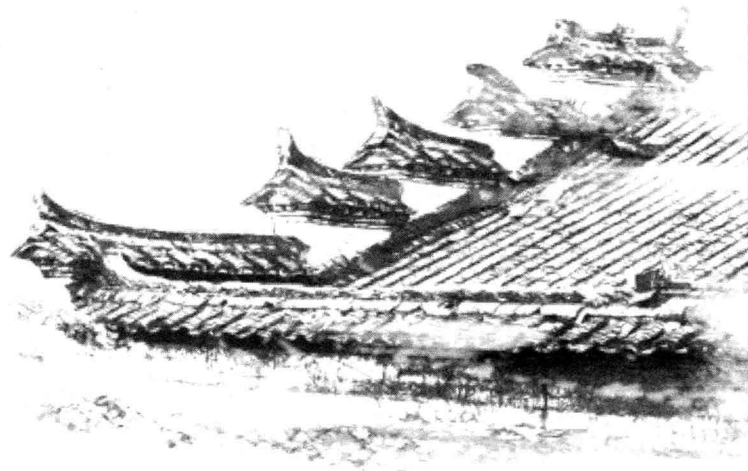
「他妈的」

家安老师

伯安长子

伯昌胡度

相升黄胖



大木狗

黄坛有个大木狗，团近乡村都晓得。他不是恶出名破出名好出名会出名，而是笨出名。既曰木，何况大，更曰狗乎？大木狗名倪槐钱，老家是五马孙家坪，因为他弟入赘到黄坛，也就跟下来到黄坛打短度日。“大木狗一样”算是笨到家木倒靶了。与其说“狗”，倒不如说“牛”，那副厚皮厚肉的样子很古（相貌原始也）。“大木狗”是黄坛人的讨债喊法。大人这么叫他，平时待他苛刻的，他会闷声不响；对他稍好的，就咧咧厚嘴唇露露大板牙嘿嘿地笑，“嗯嗯”地应着不说话。要是小孩子对着他高喊“大木狗”，他会牛“龙”一样赶来，脚头却不如小孩快。即使追着了也不会真的敲打，挥挥蒲扇大的手吓吓了事。渐渐地，小依也不怕他了，他也凭随便哪人喊了。

大木狗不但笨相，还有许多笨法作。哪户人家叫担水，他一定到前溪头挑最清的水，一定把水缸担得满出沿为止，勿晓得拣近点的水挑两担就算。没劳力的人喊他舂柴，他也是赶得远点，柴舂得粗点，拣得燥点，造到老晏昼才回来，勿会近边近尾舂担

青茅柴了事。大多数人家看他肯做，自家蒸了麦绞（石灰水揉麦皮，打扁切条拧纹蒸制而成）又惹卷饼给他吃，他却只吃麦绞不吃卷饼，说是卷饼还是麦绞好吃，或者是卷饼筒麦绞，不筒菜，除开是青菜豆腐渣。有人特会在番薯镬里炖碗饭给他吃，他不吃饭，只吃番薯。勿晓得偷懒偷奸，哪样好吃难吃。这样，大广都以为其傻、呆、木、笨。

有一次帮工之后，祖母问他到底是麦果头好吃还是麦饼好吃，他低下头嚅嚅地讲：“介吗总是麦饼好吃呢。”——他是太憨厚，太知趣，太……比比他，我们是太聪明了。该尊敬地喊他倪槐钱了！

前不久在白竹碰见他正低着头给别人破柴。真喊他倪槐钱，怕他反应不过来；再喊大木狗吧，已于心不忍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默默走过。——忽然觉得他有些显得老态了。

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一日

梅洲叔

长久没看见梅洲叔了，给他的复信也延搁许多日刚刚寄出。西区菜场门口远远看见他女儿，挨开人走过去，问她父亲健否。只见她两行泪水先挂下来，扑簌簌落在怀中熟睡的婴儿脸上，语竟噎住了。心下忽空，怅然若失。还是她丈夫把话说清楚，想不到梅洲叔竟在正月初三病故了，信是到得他家却无法到他手里了。望望那边的天，那边的山，或许他的坟上春草渐萌了，我忽然想。

黄坛岭根，上下乡村，然而年纪辈分差远了不大晓得。周家台门口土洲、梅凤有一团一囿，别人喊他们“梅洲”、“土凤”。讨债！这拆父母名而取小孩绰号的灵机来自岭根有个梅洲。梅洲叔同父母是熟悉的。早年想看古老书而讨讯来讨讯去找不着，父母说梅洲看得多的，移到中村去了，不知还有勿有。有勿有再话，就投函去问，一去一来，渐渐地便晓得了。想不到同村一个远亲还是他的幼年朋友。

他的幼年朋友说，梅洲小时光扮相如善财童子，口角清爽，肚才也有，莲子行一唱一转，一接一唱，十月半真君殿迎会，大

出风头。后生时时装戏也做得好，区里得奖，县里汇演，且同女主角情意暗投，演得更是水乳交融。话到最后，他的幼年朋友说梅洲总以为自己怎么样，有点清高相，造出来有点特别介。

气味可以相投，品行未必相赏，梅洲叔则说他的幼年朋友，念念叫，女客人气。小时是小的，大了有大的。然而月夜庠水对课的青年至交又出远门挣功名去了，渐行渐远，各有所务。梅洲叔觉得有点落寞，自叹命薄。忽然有两位好学后进慕名登门，对他崇拜不已，礼拜日常去岭根，大有踏平吟诗上岭之概。不知是因为成分的关系还是梅洲叔言行的“酸”意，村里把他划为别类。鉴于此，两位忘年交只好忍痛与他断交，所有书信或寄还或烧毁。

梅洲叔对于所交往的人，时常提起，说某人有才学，某某做人会……，他们是否也讲起他呢？讲起时又是如何说呢？

对于梅洲叔，我有两件事一直很愧疚，怎么两件，现在竟不必说了，因为不再有消弭的机会了。

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一日

小三洞

若非几颗麻皮，小三洞倒也一表人材。

小三洞是隔山人，三天两头却在黄坛。黄坛村大，东里、翁家、上街头、下街头，自村人也不一定专门会撞着，而小三洞总常常会见。起早困醒，别人去前溪头担水，小三洞早已在九步踏道脚望闲，蹶着牌轩石，双手交搭，团在胸前，一脚支身，一脚曲着抖晃。别人不同他招呼，他也不招呼别人。尽忖尽想，给过路人取绰号。“红妹癞头，七凸八凸，榨菜蔴头，”矮墩墩壮得得的大王老婆被封为“瓦茶壶”。绰号是难喊着，越喊越像。黄坛人绰号多，小三洞取的绰号特别绝。

上街头保康家堂前是个谈头宕，三百六十日，三百六十夜，日日夜夜总有些伙人围拢来讲谈头。别人是怕生活做得晏掉或饭吃得慢猛去去没位置，小三洞是撞去有凳有椅也勿坐，靠着沿阶口那早已不用的柜台，袖着手，又是那一副“蹶相”。从来没见过小三洞会做什么生活，只看见他腰骨笔挺，双手交胸，那么悠悠地晃着，从隔山到黄坛，从上街头到下街头，没有时间，不

知早晏。所以大人总是这样叱骂小孩：“要爽快么你就去学小三洞。”“手骨筒团团，荡来荡去荡荡，行止像介小三洞。”

小三洞住在金钩山脚的破庙里，墙是四面通风，瓦是对穿直落，别的地方雪都烊光了，那破庙上却还白花花地积着。如果那破屋透出股青烟来，便成了在前溪头摘日头一班人的谈头。小三洞是不烧东西的，也没东西好烧，日里难看见有烟气透出来，知情的人讲，小三洞的陶镬是扑着的。晏昼过头，家里人吃过，有点番薯麦皮果剩，慈心点的人可怜他，也递点给他。小三洞呢从不道谢，似乎还有些不屑，往往是门口头才走出，恐怕嘴唇里还粘着、牙齿缝里还嵌着，就对过路人讲某某家烧出来的东西哪里好食，归嘴也难归嘴云云。忙工时节，亲眷过转来不及烧点心，翻翻格橱，笕箕里几张卷饼，只剩得一只角，邻舍隔壁提起，才想起喊小三洞吃过两根麦绞。他是吃你还要偷你。老话讲是“老鹰不打窠下鸡”，小三洞是鬼眼无亲，不管爹亲娘眷，偷得去就是自介货。一次偷兔，被隔山人赶到金钩山麦地里抓牢，吊在祠堂里打。“啊哟，阿哥哎，来救救我啦！”三洞只得去讨保，放得落来，小三洞又把他哥讲得比扁还不如。

别看小三洞是这样副范子，倒有不少女客人被他搭进去。四清工作队到隔山蹲点，有个姓黄的女同志，年纪蛮轻，相貌呆好，同别人还勿一定讲得来，与小三洞并肩坐在竹园江边的溪滩里，讲得长长久，话还讲勿完。小三洞是七搭八搭，白搭会搭。

水库作起来，隔山移光了，小三洞住到了黄坛的大寨屋里，朝阳晒暖，可坐在自家门口望闲了。三勿知里，有了老保，说是当过三五。曾听说小三洞“卖壮丁”的本事勿小。抗战时期，兵源不足，东抽西抓，也有出钱叫人顶替。一次小三洞抵数到了桐庐，跑前跑后积极，近点办事按时，小的买卖账清，这样和那位

上尉连长混得好了。造得相信，弄得干净。一遍到富阳办事，卷款而逃。待得查到，银洋用光，又将自己“卖”出去了。后来，大概不起价了，就跟一个熟人“上山去”吃了几天闲饭。

忽然想想，小三洞真还地阁方圆呢。

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三日

龙疙瘩

俗话讲癫子多挖、疙舌多搭，是有件事。王裕龙本来有点疙舌（口吃），偏喜欢与人语东话西，且又是地下晓得全、天上知一半的半仙，所以上街头人叫他龙疙瘩。这当然是背后喊喊的多，当面呢，小班辈称其龙大伯，年纪差仿不多的喊其龙哥。调皮客特会去向他的妻讨讯：“龙嫂，龙哥呢？”他的妻带着天台腔答：“噢，龙哥新出去。”问的人又重复一句：“弄过新出去啊？”“噯。”其要再应一句。哗哗哗，倒夜壶一样，家门口街路上在听热闹的人笑倒了。有时防了，还是要凉去。龙疙瘩前溪头趺着拖鞋板洗脚归来，闻人如此，张张好像视力不济眯眯动的眼，呵呵呵笑笑，也不以为意。龙大伯给儿子取名字很特别，大儿子叫金来，后依次为银来、宝来、贝来，金银宝贝都来。倒也真预想得远呢。小队里做生活，忽逢雷雨，而又没带凉帽。团团萝卜讲：“只有银来勿要紧。”三马队长惑然问因，团团讲：“银来是会雨弄里钻过去啊。”雨弄者，裕龙也。

二〇〇一年二月二十四日

石伯兴

黄坛只有两幢三层楼，石伯兴即居其一，木结构的三层楼在当时年代，团近实是少有的。三合土水门汀的地面，亮滑滑的不锈钢门把手，听说还是德国货。解放后划成份，石伯兴是小土地，其实他是做竹木柴炭生意的，派头倒更像小资本家。公私合营时，被推为大市聚供销社经理。跑过三省六码头，吃过奉化芋艿头，他是黄坛开风气的人物。自己不怎么吸烟，挖出来摆在棋盘边大大方方让人抽的，不是大前门，就是飞马，大老鹰、雄狮是不碰的。好衣裳，村里总是他先穿。灯芯绒，要上海货；毛线，要上海货……懂，也是他；穿，也是他。

石伯兴与马士敏、石鼎太、石敦林叉麻将，桌上挂一斗瓜篮，照一照，便把牌投入篮中，还要了了在胸，把牌掐牢。豪兴忽起，抬一坛绍酒到楼上，不准下楼，几个牌搭子，高谈佐酒，阔论当菜，外滩新闻，杏林奇事，川省匪情，城垣近事，辰时开饮，酉刻勾触鬓底才终局。酒意初消，谈兴犹浓，复取前溪活水，